

豫章叢書

第九冊

六松堂文集卷十三

寧都曾 燦青藜著

龔司馬西塞圖弁言

代

予出都時宗伯龔公以毛子凌雲見屬曰此不佞兩  
世舊交也去春凌雲就見予於牧城偶儻磊落有國  
士風一日出司馬龔太翁所畫西塞圖屬予題之予  
宦遊二十餘年半在滇蜀僻壤自洞庭以涉大江皆  
予足跡所未到近出守毘陵始得渡揚子一覽金山  
鐵甕之雄慨然想見孫吳用兵處西塞爲武昌名勝  
扼控大江舟之上下者揚帆而去皆不得一至其地

今予從尺幅中見其山水林木樓櫓檣帆猶有當年  
殺伐氣予作而嘆孫伯符以年少崛起江東破黃祖  
而有江夏西塞其始基也予不見古人而僅知古人  
所經歷之地以發憤其烈士暮年之壯心亦足慨已  
宗伯作令蘄水距西塞不遠年始二十以一孤城措  
拄於兵戈擾攘之秋雖伯符豈復多讓則司馬此圖  
又不獨爲西塞傳者凌雲其知之矣

分關小引

歲壬午予甫十八齡與長兄先諸兄弟析爨而居受  
分之產僅八百餘畝五年之內一廢於病再廢於兵

矣記戊子歲饑斗米至二百文予奉太夫人山居食  
指不下數十口而家無宿春供膳而外予與汝母皆  
茹糜是予富貴之日少而貧賤之日多也今汝兄弟  
生當亂離之後目見予之窮困寄人廬下手口將茶  
得脩脯歸置食田七百餘畝衡門屋一所及乙丑來  
歸爲侃典鬻殆盡嗟嗟予年過六十有三旦暮不能  
保之人而使之冒暑雨祁寒走衣食以贍妻子有人  
心者固如此乎計侃所賣田屋及粵東故人所贈何  
止千五六百金而他所費不與焉則侃今日雖無升  
斗之分分文之受亦應自食其食豈得更以口腹累

爾父耶然予終以舐犢之愛情不忍忍姑將歲分學  
田五十担給侃以大石下田五十担給侃汝母年已  
向衰汝兄弟卽竭力供膳爲日有限復念所分之田  
甚薄另爲設法日給以養汝母此亦不過暫時權宜  
之計欲以觀汝之改過與否倘能惕然修省敬以事  
母儉以持身自當爲汝經營食田以盡予爲父之道  
古之人有負米以養其親者有採薪以食其力者皆  
能發憤讀書卓然成一代名臣而汝兄弟尙不乏升  
斗之田養母以自給其立志又當何如耶則予之少  
而廢產壯而創業又足爲汝兄弟嚆矢矣

賑荒小引代

今日之時何時也江楚閩粵之間無地而非兵無民  
而非賊豈天心之未厭亂與亦人事之未修也江南  
爲財賦之地出閩入閩之兵絡繹於道徵夫徵匠工  
役繁興有司之供應無窮小民之皮骨已盡乃三春  
淫雨二麥無收入夏亢陽秋禾不實民之掘草根而  
食者比屋皆然嗟嗟此何時也而使輸賦執役之民  
啼飢號寒而殣於道路豈非爲民牧者之過耶不幸  
目擊心傷賑救無術不得不以好義急公之舉望之  
於先生長者夫此方之飢民朝廷輸賦執役之人卽

一家之親戚鄰里佃傭工作也桑梓之愛誼固不容  
辭烏屋之私情復有難恕況損有餘以資不足天之  
道也今四郊多壘在在可虞救此一二殘黎爲朝廷  
辦賦應差爲大家捍災恤患是雖爲飢民甦目前之  
困亦爲地方消意外之憂夫人孰不喜治而惡亂懷  
安而畏危者唯其無可生之路所以有必死之心此  
古人致嘆於奔鹿也予輿氏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  
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材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也嗟此蚩蚩之民正當死生呼吸之頃有不淪爲盜  
賊爲奸宄者乎不孝雖五日京兆不敢自同於路人

而亦不敢自安於君子先捐薄俸以爲首倡知先生長者自不惜餘資以爲將伯之助計畝出米竭力輸捐試思江楚閩粵之地民間之廬舍田園半皆鞠爲茂草而其母妻若子有離散數千里之外而不得一見者今三吳之區煙火相望室家相慶雖係朝廷寬大積累之仁而亦不可謂非邀天之幸也詩曰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敬天之渝毋敢馳驅唯先生長者力行善事以答天眷不孝當知施而不德樂氏必大昌其後矣

修社廟前殿引

社以報土功背村社廟所祀相傳爲里人而神之傳  
稱有功德於民者則祀如樂公邠原諸社人固可社  
不必專后土也背村廣縱十餘里堡落山谷之人每  
歲春秋泥飲於此廟堂楹方十尺以祀神不恭以班  
禮則長幼無序日與二三君子謀更立前殿而廣敞  
之神人並福不亦可乎古者同井守望相助吉凶出  
入相勞今乃面目黧黑不相識聲音洪纖不相聞甚  
失古同井意爰引數言以告鳩賞者

秦玉亭篆刻小引

秦子玉亭爲方伯中齋公後裔家貧力學欲承先志

以奮起功名而數奇不偶遂肆力於六書篆刻筆法  
刀法皆在意先嗚呼此豈得志者之所爲耶上古結  
繩而治無文字約契之繁至三代乃有誥誓之文征  
伐之事迨秦李斯刻爲傳國璽而爭奪愈甚君子於  
此蓋有衰世之感焉昔王次仲變舊文爲今隸書始  
皇三徵不至化爲大鳥落二翻於大小山後世學隸  
書者首推次仲然次仲豈欲以書法顯哉玉亭其師  
此意則亦可以無媿於方伯公矣

題辭小引

古今之以詩餘擅名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句豈音節

難工抑限於字句不能暢發其性情耶宋人如蘇柳之詞尙矣然猶有譏蘇學士爲關西大漢而黃叔暘孫敦立則又以柳屯田近俚俗詩餘其若斯之難也蓋天資豪放者其詞易粗而才斌媚者或至傷於流蕩二者雖皆得其性之所近要亦視其人之生平際遇耳當景祐慶厯間天下昇平委巷教坊競工歌板故屯田有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之句而蘇學士則江村海甸皆作空花去國流離之思不勝登高望遠之感兩人之境遇不同故其詞亦自有異也沈子隆九年方弱冠負凌雲之資承其祖父青箱家

學讀書之暇作爲歌詞翩然有仙人選舉之意詞中  
雖多艷麗而贈友送別慷慨淋漓一唱三嘆其殆蘇  
柳之流亞歟隆九生長富貴無衣食憂患以撓其心  
又能日與賢豪長者更相唱酬才華旣出天稟世事  
復際小康宜其詞之日富而日工也予少時亦喜作  
詩餘篤於情好而詞不能工國變後盡皆棄去今雖  
間有所作旣不能艷又不能豪以視隆九何如昔王  
昌齡王之渙高適入旗亭貰酒有梨園伶官擁妙妓  
數輩昌齡輩私相謂曰我輩俱有詩名請以入歌詞  
之多者爲優最後雙鬟夜歌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

之詩一時大相諧笑吾知陸九之詞亦必有二八女郎之執紅牙而拍歌也

高湘穀詩引

高子湘穀工帖括不多作詩然每作必佳豈非所謂取精多而用之少則其出必精者耶乃其詩淵然以清冲夷以淡如登山臨水幽然而深遠有王孟高岑之遺風則其天資固有以異乎人也湘穀乃歉然若不足不欲出以問世予曰以爲足則學有所止以爲不足則其才爲不可限也劉春虛以十四首傳王季友亦不過十餘篇夫豈以多爲貴哉今人成集往往

務多思以惜今而駕於古人是猶積瓦礫累土以爲寶輕隨珠之類也亦惑甚矣李杜詩爲三唐極盛使當日去瑕存瑜當亦不爲王介甫歐陽永叔所譏昔人論兵以爲貴精而不貴多推之詩文何獨不然劉後村曰天地尤物且不可得況於佳句湘穀以方壯之年又有太守蒼巖公之家學其所造又何限然于終愛湘穀之以少勝也

楊子鶴寫照贈言

虞山子鶴以寫照名兼擅山水花卉之勝其學傳自虞山王石谷吾聞石谷能作山水而不爲人寫照子

鶴何所師而得之伯牙聞海水汨沒山水窅冥而成  
水仙操吳道元爲裴昱畫天宮寺壁請裴爲舞劍以  
助揮毫夫得其道則昆蟲鳥獸之微皆可以明知其  
故不得其道雖日用尋常不能以自適今子鶴乃能  
通山水之理於人物豈所謂技而進乎道者耶吾於  
此可以悟讀書之法矣

修大士閣募疏引代

今歲三月予以祀事過虎邱謁五賢祠見有關款仄  
欲仆問之僧人曰此馬公所建大士閣也祠不能居  
建閣以翼祠夫江漢汝墳之化浹於人心雖在甘棠

猶恐翦伐況於祠宇卽無大士閣安見其不屹然獨立耶雖然物有相成者如車之有輔唇之有齒是也後世尊尙佛氏死生禍福之說浸淫於天下毋論智愚賢不肖莫不欲廣修精舍以種福田故蜂臺覓苑靈鷲竹林之勝所在都有而祠宇館舍亦往往延僧以垂久遠先民有言曰佛者所以輔吾儒之不逮也由此觀之大士閣一日不修則僧一日不可居僧不可居則五賢祠亦隨之而入荒煙斷草中矣今僧特以募修此閣來請予悲乎五賢祠之流風將墜而使後之人之失典型也於是乎倡

題疏代

自象教設而人之見象歸心者十之八九雖蘇明允  
於張益州亦且以爲作州人之肅慰其思慕豈獨釋  
氏爲然也像與經相表裏像如人子孫見其祖父之  
形容經如讀祖父傳誌訓辭二者皆不可或闕吾鄉  
西安之富平縣有壇山寺者爲古來名利變故以來  
像與經略而弗備住持僧祥智慨然發願募檀香水  
陸聖像一堂請印藏經一部欲示西人以顯密之道  
乞予數言爲引或謂壇山功德當富平好善者爲之  
奚遠徵四方予曰不然大地共此一佛則大地共此